



# 开到荼靡花事了

陈嘉瑞

许多的花儿没见过,比如荼靡。荼靡只在诗文中。第一次看到这种花名,是在《牡丹亭》的戏文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靡外烟丝醉软。”读到这样的文字,你只会惊叹汤显祖的文学功夫,他把汉字的精美,运用得炉火纯青。同时,也便记着“荼靡”这种花了。

《红楼梦》六十三回写到,众人在怡红院为宝玉庆生,夜宴行酒令占花名时,抽到荼靡这种花名的是麝月,上面题着“韶华胜极”,那边写着一句旧诗:“开到荼靡花事了”。“韶华胜极”,意指花事到了尽头,之后自然是群芳凋谢了;“开到荼靡花事了”,是说荼靡在春末夏初开花,荼靡过后,无花开放,故而人言荼靡花开是一年花季的终结。

荼靡产于我国,但现在较少人知道,但在古代是非常有名的花木。《群芳谱》上说,“色黄如酒,固加酉字作‘酴醾’”。陆游有诗:“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对酴醾的评价是很高的,亦由此可知酴醾花在我国很多地方能种植,也不少见。

关于荼靡,北宋有三位诗人诗中涉及。一是苏轼:“荼靡不春争,寂寞开最晚。”二是任拙斋:“一年春事到荼靡。”三是王琪:“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荼靡色香俱美,其藤蔓若以高架引之,可成垂直绿化之优良观赏花木。北宋川人范镇,与司马光至交,风云变法中,生活上却清雅风流。南宋朱弁撰之《曲洧旧闻》有载:范镇居许下之时,庭前有荼靡架,其高其广,其下可容数十人。到春季荼靡花繁盛之时,范镇在架下大宴宾客,约定“有飞花堕酒中者,为余浮一大白。”结果笑语喧哗之际,微风过之,竟然“满座无遗者”,每个人的酒杯中都落下了荼靡花。当时四方传远,成为美谈,号之曰“飞英会”。这般的雅兴,堪比东晋王羲之之曲水流觞。

也是在范镇“飞英会”的北宋,人们发明了一种制作荼靡酒的方法:先把一种叫“木香”的香料研成末,投入瓶中,然后将酒瓶加以密封。到了饮酒之时,开瓶斟酒,酒液已芳香四溢。这时再在酒面洒满荼靡花瓣,酒香闻来正如荼靡花香,几乎难辨二者之别。这一做法,显然是受“飞英会”的影响。于是,浮着片片荼靡花瓣之酒杯,成就了宋人在暮春里的一场场欢会。

清康熙年间,有较早之园艺学专著《花镜》成书,其中对荼靡有如下介绍:“蔓生多刺,绿叶青条,须承之以架则繁。花有三种:大朵千瓣,色白而香。”对于荼靡,文人墨客历代诗赞。赵孟坚有诗:“微风过处有清香,知是荼靡隔短墙。”欧阳修有诗:“更值牡丹开欲遍,酴醾压架清香散。”纳兰性德有诗:“谢却荼靡,一片月明如水。”清人厉鹗也有诗:“漫脱春衣洗酒红,江南二月最多风。梨花雪后酴醾雪,人在重帘浅梦中。”

荼靡生长于秦岭南坡以及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喜欢在山坡灌丛、草、杂木林、溪边、山坡路边安家。这恐怕是陕西关中少见荼靡的另一原因吧。

辛弃疾告诫人们:“莫折荼靡,且留取一分春色。”荼靡是春天最后开花的植物,它开了,春天就要结束了,“三春过后诸芳尽”。故而荼靡在有感情的人类眼中,又是一种伤感的花。引申开来,荼靡花开,暗喻着女子的青春已成过去。而“爱到荼靡”,则意蕴生命中最初、最繁华、最刻骨铭心的爱即将逝去,如何不凄然成殇呢。

陕南的北部,当是盛开荼靡的。盛产美女的陕南,也盛产荼靡花,这便是大自然。这一远古的植物,如今该是何等模样?又不知谁人有福,能目睹荼靡之清丽风采。

荼靡的花语是:“末路之美”,意思是荼靡绽放后,只能默默地等待凋谢,挽留不得,也无法永葆青春。但凄婉的另一面,也在昭示后人,珍惜眼前的春光吧,一寸春光,一寸希望。追梦人的路途,定然会一路花香的。

自然和社会,常常有着同等的启示。荼靡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们在心中,也便该一谢荼靡了。

## 桃花雪

刘丹影

在乡下老家的屋场边,有株仙桃树,每年开花最早,开得最艳,每到阳春三月,那烂漫的桃花一开,便给整个院子增添了无限生机。那淡淡的花香在院里弥漫,令人赏心悦目。

它是父亲亲手种的救命树。许多年前一个初秋的早上,父亲去县城卖柴,眼下一个城里人在吃仙桃,他看得有滋有味,硬是将口水往肚里咽,不等那人走后,他迫不及待将人家吃过的桃核捡起来,带回家后点种在院子里。第二年春天,便冒出了又粗又壮的嫩芽,父亲高兴不已,便上山砍来狼牙刺罩住,又是松土,又是浇水,一年又一年,它的枝壮了叶多了,接着便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继而挂上了毛茸茸的青果,从此,成了我家度灾充饥的依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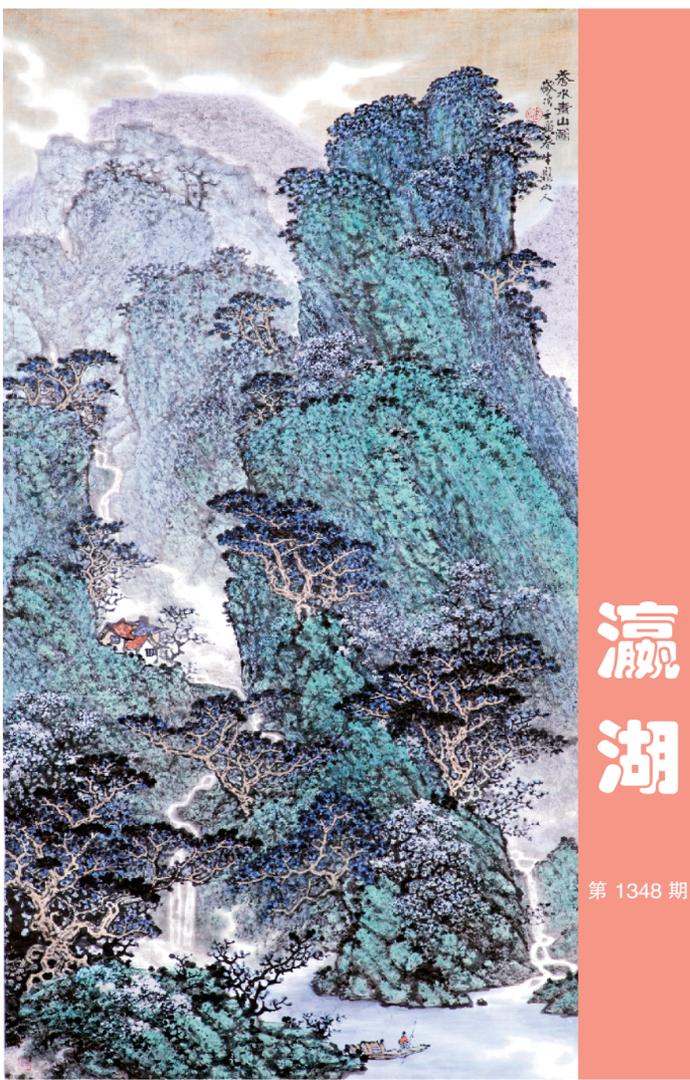
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粮食极不充裕,母亲把还未成熟的青桃煮在稀粥汤里,充当饭食,从夏末到仲秋连续数十天,上顿下顿都离不开青桃,至今我还能回味起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后来生活富裕了,再也不用吃煮青桃了,它却成了全家的最爱,每每冬季来临时要给它翻土施肥,千般疼惜万般呵护地把桃子护得透熟。我进城参加了工作后,每到桃子成熟的时候,便回家拿上些带回单位,让同事们分享我家的快乐。

那年三月的一天,我休假回到了乡下的家里,时令虽已进入大地回春的季节,气温却依然是春寒料峭,门前那株桃树的绒絮还未绽开,眼看着天越来越阴,云越来越厚,随着山那边刮来的一阵阵寒风,纷纷扬扬的雪花迎面而至,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场院里便是白茫茫的,瞬间成了雪的世界,那株桃树枝上也开出了洁白的雪花。看着飞舞的雪花愈来愈密,我心想这下全完了,今年再也看不到那烂漫的桃花了,更吃不上脆生生甜滋滋的仙桃了,我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单位。

令人意想不到的,它的生命力惊人地强。时隔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了村里的一个亲戚,他说,你家门前的那株桃树又开花了,只说是今年看不到桃花了,可谁知今年的花比往年要繁要艳。听罢一阵欣喜,下班后,我便骑车赶回了家,还未进院,那淡淡的花香就沁入了心扉。来到树前仔细观看,天天的花瓣是那样地娇嫩,宛如少女朱红的薄唇。我依偎在树枝上,聆听着蜜蜂的吟唱……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微微的春风迎面吹来,浑身清爽了许多,正惬意间,一枚花瓣落在了脖子上,柔柔的,凉凉的,我顺手把它放在手心上,仔细地观赏着它的娇容,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上心头,那便是生命力的顽强与伟大。

回到屋里,母亲告诉我,今年的桃子要胜于往年,我说为啥?母亲答道:难逢三月桃花雪呀!



瀛湖

第 1348 期

秀水青山图 潘慧作

## 水泉坪之旅

市直 王昊

近期天气渐暖,阳光和煦,万物复苏。

看着朋友圈里面晒的大好春光,父母也念叨着出去感受春天,我便答应陪他们去周边转转。母亲说去宁陕子午梅苑,父亲嫌远不愿意去。由于我之前在旬阳工作过,知道这段时间水泉坪的油菜花开得正好,于是我提议去旬阳水泉坪。意见一致通过,皆大欢喜。母亲兴冲冲地收拾起背包,把水果零食一股脑儿装了进去,我说不带那么多累赘,需要什么到哪儿能买到,可母亲勤俭惯了,一瓶水都不愿意在外面买,也便带着她。

父亲不愿意走高速,要走国道,想要享受随意而行、随意而歌的乐趣,于是便依着他沿着 316 国道一路向旬阳驶去。沿路的景色美不胜收,桃花、李花、樱花竞相盛开,柳树吐出新芽,蜿蜒的汉江波光粼粼,两岸的山峰也被上了新绿,父亲悠然自得地看着窗外两岸景色。

今天路上车辆并不多,一路畅通,一小时左右就到了旬阳县城。继续沿着 211 国道向北驶去,过了两河关,驶入乡道,不如国道好走,担心母亲坐车久了晕车,速度不敢开快,可母亲有些着急,询问怎么还没到。我指着前方正在修建的高铁宽慰母亲:“就快到了,您看那条是铁路,等修通了坐高铁就更快了”。就在这交谈中,我们终于到了仁河口镇。这是山谷里面的一座小镇,母亲说以前人们去西安就从这里经过。现在起伏的山林间一条高速桥飞架南北,这就是旬桐高速,不远处西康高铁建设现场机械轰鸣,一片繁忙,高速、高铁极大地缩短了地域阻隔,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过了集镇不一会就到了水泉坪山脚下,沿着盘山道路蜿蜒而上,远处的梯田顺着山势,层层叠叠,逶迤而下,目之所及

一片葱翠,每一帧每一秒都是感官和视角的享受。摇下车窗,肆意感受这春的气息,宁静舒适,让人沉醉。

不知不觉就到了水泉坪所在地——桥上村,刚一下车,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扑面而来,原来是两山之间的千亩油菜花悄然绽放,极其壮美,站在其中如同置身金色海洋。没想到在这海拔近千米的山巅之上,豁然有一方圆千亩的“平原”,着实让人惊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边袅袅炊烟,在山谷里升腾飘散。父亲感叹道,好大一片油菜地。也许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勾起父亲的童年回忆,边走边给我们讲述他小时候农村生活。听着父亲饶有兴趣的回忆,忽然觉得这满地油菜花,其实承载了老一辈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希望。

沿着游人步道一路前进,沉浸在田园美景之中,一向不怎么喜欢拍照的母亲也让父亲帮她拍几张,定格住这个美好时刻。一户人家门前种了许多牡丹,平时就爱摆弄花草的父亲便迈不动步了,想要找主人买几株,敲门却无人在家,只好悻悻而去。听当地人讲,水泉坪春天满坪金黄,夏天麦浪翻滚,千亩澄碧,于是我和父亲商定下次再来,母亲却说下次要去哪儿玩要听她的,父亲笑着答应了。

看着父母游玩得如此开心,我内心更是深感内疚,平时工作忙很少带他们出行,父母越来越老,我已过而立之年,方能体会父母不易,父母操劳半生,如今日子越来越好,陪伴他们却越来越少。儿时是父母带着我出游,如今我带着他们出游。对于儿女而言,和父母出游,重要不是玩什么,而是陪伴,无需走得远远太久,因为在父母眼中,有儿女陪伴的地方就是最美的风景,陪伴的日子便是最美的时光。

## 长廊赏雨

紫阳 叶相成

谷雨过后,一场雨恰到好处地下了紫阳。

妻在天刚蒙蒙亮就去上班了,我听到这雨声已没了睡意,遂穿衣下床。天气开始回暖,但早晨的寒气来得较为陡峭,我不敢大意,依然用羽绒服裹紧我这半白之躯,草草洗漱完毕,撑起一把天堂伞便走出门去。

街上,行人举着各式各样的雨伞,行色匆匆从我身边走过,仿佛成了五颜六色雨伞的世界。我沿着汉江大桥,前往我的目的地汉江长廊漫步。远远望去,依江而建,伫立在汉江之畔的朱红的木质长廊,犹如一条游动在汉江边的巨龙,淅淅沥沥的雨丝落在微波荡漾的汉江,升腾起乳白色的雾,氤氲而动,袅袅飘逸,如梦如幻。看那长廊犹如腾云驾雾般地游弋在淼淼的江水一旁,更高处,紫阳阁的飞檐翘角伸展在云雾缭绕的苍穹之中,显得神秘而肃穆。

行走在汉江长廊上,雨在雨伞上发出炒芝麻般细微的响声,又好似春蚕儿咀嚼绿桑时的沙沙声。细雨把木质的长廊清洗得干干净净。在长廊六角形的亭榭中,有人用喇叭吹奏起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歌声婉转,迎合着这一江朦朦胧胧的烟雨,由近而远,由远而近地在耳畔回荡,长廊下这如一匹墨绿色绸

缎的江水,在民歌声中愈来愈亮了。一艘快艇,切开静静的江面,如离弦之箭向江心驶去,洁白的浪花扇形一般在向两边分开,鲜红的五星红旗,在风中飘扬招展,如火似焰。

长廊两旁的杨柳在雨中已吐出嫩绿的叶芽,柳树一棵挨着一棵,高高低低的在雨中站立着,像绿色的烟雾,更像小姑娘头上垂下的柔柔长发。

在亲水广场,人影寥寥,几个工人正冒着霏霏细雨,在长廊的护栏边上,平整一块荒地,他们用青石板镶嵌出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的青石板路,有的在忙着挖出一个个深坑,栽种下桂树、香樟,还有紫薇、白玉兰和茶花。有的地方已经规划出亭台,水泥凳子的位置。他们用劳动打扮着紫阳,给这个雨天增添着无穷生机。

在长廊上赏雨,这一场雨从四川下到陕西,从安康下到紫阳。这场雨带着我期待的愉悦,下到紫阳的土里,泥里,下到汉江蜿蜒而行的长廊上,下在我的心坎里。这雨下在一头青牛弯弯的牛角上,下在它四平八稳的步态里,下在父亲披蓑戴笠的背影上,下在他紧握犁铧的手掌里;下在母亲采摘青翠的野菜里,那么细腻,叫人充满无限感激。

## 蜀河安祥

旬阳 郭华丽

蜀河的夜应是比别的地方来得早了点。特别是冬天的夜晚。灰黑的砖墙,黛色的瓦,青黑色的青石板,巷子里的木纹石台阶,还有那隐在斑驳黑色门里晕黄的灯光下蹒跚的身影。当然,少不了那一只只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橘色的猫,在巷子红灯笼的摇曳里,疏忽不见。

我很少夜里在蜀河的巷子里游走,特别是蜀河的后街,就是天刚刚擦黑。一个活了上千年的古镇有神迹,我这个半道子,也不知在蜀河待了个什么何月的人,就像是那好龙的叶公,我知道我的心是迟于我的眼我的手的。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和他们相遇,就避免了彼此的惊扰吧。

单位对门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做饭在几节木纹石台阶又间隔着几步鹅卵石铺就的、转角的老房子。虚掩木门上灰了颜色的秦琼敬德铜铃似的大眼睛瞪着每一个由此上下的人。睡觉在与我们只一步相隔的二楼,还是秦琼敬德站立在门上,或是在背阴处,脸上的线条连着那铜铃似的双眼都有了一丝柔和之气。这个佝偻着腰身,嘟囔着嗓子对乱扔烟头的人喋喋咒骂的老太太,至今我没能和她搭上一句话。但我会以为我的夜,确切地说我在蜀河的夜,就是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招来的。

天将黑时,老太太就会从台阶转角下的厨房一步一个台阶上来,打开秦琼敬德外加一把铜锁把持的与巷子水平、实则二楼的咯吱作响的房门,并不进屋,只是斜倚在门框上,顶着银白头发的头,循着巷道南北的脚步声,说话声向左或是向右。夕阳的余韵或是凌空的红灯笼,在这个倚在门框一站就是近一小时的老太太脸上炫出魔幻的色彩。平日里这个动作迟缓、眼神漠然的老太太,在天将黑的时候像是一只诡谲的猫,浑浊的眼里藏着不易觉察的机警。

贾平凹先生说:我知道,只有我看到了,也有看我的,我才能把要看的一切看疼。无心或是刻意,在蜀河的日子,在天将黑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倚在暗影里的老太太。或许是没有人看我的缘故吧,在老太太回身轻声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把她看疼。

蜀河的晨也应该比别的地方来得早了些。我的早晨大多是在距我们单位十几步之隔,杨泗庙台阶下,夏家老人与猫的争吵声醒来的。“肚子饿了,谁叫你瞎跑,自家的好东西不吃,东家游,西家串的……”“喵喵喵……呜呜……喵、喵、喵……”六点多的天光渐渐稀释夜的黑,静默了一夜的蜀河古镇,从寂静到慢慢升起生机。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说辞,甚还是昨天的那个时间。躺在床上听着夏家老人气咻咻地叫嚷,听着猫委屈似有得意的“喵喵”声,想象着那表情,那动作,会有喜悦从心里慢慢升起。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看不远处薄雾从绿色的汉江里袅袅升腾,山上的绿、黄、红、黛在白色的雾里欲露还羞。湿润、薄凉的冷风丝丝缕缕吹过发际。看错落有致的古民居黛色的瓦楞上三四只喜鹊叽喳喳,一头黑色的绒毛有冷色的光泽闪烁,两只翅膀深蓝色,如静水流深的汉江,其余的洁白。

这如入无人之境,在屋脊、瓦楞、天空下闲庭信步的喜鹊,让我想起了我曾在杨柳青老太太家里看见镶着喜鹊登梅的大衣镜镜子里,身着旗袍的九十多岁老太太曼妙的身影,恬淡的面容。记得那镜面上的喜鹊通体是沉郁的深红,像极了迟暮的美人。不只是现在,也曾数次去过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地方,想再见到那个岁月深处走来的美人,却是再未见过。

杨柳青老太太的宅子里,一直住着人的。几年前那个卖麻花的老人,如今这个喂着一只猫、一条狗,养着一笼子鸡的老妇人。现在常常从她家门前经过,跟弯下身子正在喂鸡或是蹲在地上给鸡切菜的老人偶尔地搭上一两句话,“喂鸡呢。”“等着吃几个鸡蛋。”“吃饭么?”“刚坐到这儿。”这样的一问一答,原本就没有预期,似如蜀河人的等待,从等出船的家人,到如今等待偶尔回家的儿女;从西周到明清时期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从江面的帆樯林立,岸上会馆里商贾云集,到现在的一城老人……蜀河镇子里的人懂得等待,他们眼见了喧嚣繁华,他们也安于自己的等待,他们的等待和期望也就是走过蜀河的四季,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此时,蜀河的我,似乎更随性些。下班后,除了一两个偶尔喝茶、喝酒的朋友,或是叫上单位的娃们一起沿着骡马古道走到横跨汉江的彩虹桥折返,便是在办公室或是宿舍看书了。古镇里无处不在的自在、舒缓,也更随了我的喜怒哀乐。其实是鲜有怒的,没有怒的根由。也极少大喜,大悲。



汉江随笔

## 汉江水

汉滨 王典根

汉江,因水结缘。汉江在阳光下腾跃,激荡无数个花开的梦境。

汉江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生动地铺洒在汉水之滨,让文人墨客的眼里充满了爱意,增添了故事,江水是倒影秦巴大地的眼睛。安康的城镇与村庄倚水而建,秦岭与巴山、月河与两山皆是绕水而行。

汉水之滨,更得益于水的厚爱;汉江之韵,韵味全在于水。山长在水,镇建在水,城活在水。安康水事,梳理着南北二山、月河两岸,天下流水、秀美瀛湖、红叶茨沟等与水沾边的村镇,农田、机井、水站、渔业被水滋润着笑脸。

汉水是缠绕安康的玉带。安康之水,是汉滨的点缀,决定着秦巴明珠的灵性;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如果鱼泛滥了,鱼把水喝干了,就会鱼死河枯。如果水咳嗽了,水把鱼呛死了,就会污水乱流。如果山塌方了,石头把水埋藏了,泥土把水弄脏了,流水把石头堵住了,就会死水一潭。安康利水,春夏秋冬,清亮成了它的风情。

汉江是安康的母亲河,汉水是月河川道的中心,是瀛湖库区的命脉。秦岭,为之抒写;巴山,因之成韵。汉滨,因为水的美丽而动人,因水的存在而清悠。黄石滩水库犹如镶嵌在月河北岸的璀璨明珠,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陕西省级水利科技示范园的恒口三条岭水保园区,那排排整齐划一的树木,那一片片争鲜斗艳的花卉,为“丹冶工程”扛起治理大旗。那寇家沟、纸房沟、大沙沟、岚河、后淌沟、黄洋河、曹家沟等条条小流域,拦蓄引排的池塘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滋润着万物生灵。那中小河流治理的岚河、月河工程和恒惠渠农业综合开发月河中灌区高效节水改造项目,衔接在绿树丛中的梯田配套了水源,荒坡披上了绿装,树苗吐出了绿芽,花卉芬芳,像装点在地上的五彩缤画。

汉水,永远是城镇的命根;汉江,永远是城市的纽带。汉滨与水相亲了一个又一个世纪,水是财富,水利是春雨。汉滨水利沐浴着春风,加快转动工程、资源、民生、生态“四个水利”之轮,满载安全饮水、水保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业综合开发等五驾马车,让救水、治水、制水凯歌汇成动力无比的仿古水窗,绿色水库、生态水潭。还水以洁净的空气,还水以干净的环境,如此灵秀的风光才会永在。